

函藏學文文獻圖書第三輯

遼軍通藏自記



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辑

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第三辑

中国藏学出版社

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 第三辑之一

# 进军西藏日记

林田 著

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辑

## 前言

《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是西藏社会科学院编印的三种藏学史料丛书之一。原名《西藏研究丛刊》，遵照藏学界朋友的建议，自第二辑起改用今名延续出版。另外两种丛书是《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和《西藏学汉文文献别辑》。《汇刻》有线装和精装缩印两种版本，《别辑》为线装本。这些书自一九八一年陆续编辑付印，迄今已成书四十多种三百余册。

《文献丛书》第二辑选入史料十六种，已成书的有：《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清政府与喇嘛教》、《清代驻藏大臣传略》、《西康纪事诗本事注》和《西藏春潮》共六种。陆续付印的除《清代藏事奏牍》和《川边历史资料选编》外，还将选入几种民国时期的藏事史料，其中包括朱绣著《西藏六十年大事记》与《海藏纪行》、刘曼卿著《康藏招征》、黄慕松著《使藏纪程》、吴忠信著《西藏纪要》、朱少逸著《拉萨见闻记》、尹昌衡著《西征纪略》、唐柯三著《赴康日记》、李明渠著《筹藏政策》等。

清末和民国期间，由于帝国主义的捣乱破坏，藏地连年多事，分裂和反分裂的斗争空前复杂激烈。其间入藏官员、学者和僧人，为维护领土主权，密切民族关系，据亲身见闻，或据历史文献纷纷著书立说，或向世人介绍藏情，或探讨禦外治边政策，其数不下数百种。《文献丛书》第二辑选入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其他著述，我们将在今后次第择优选入各辑。

编印这部丛书的主要目的，是想为当代学人和民族工作者提供方便，为后世保存文献史料。

藏学汉文文献史料相当丰富，有人估计约千种左右，为数仅次于同类藏文文献。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以往从未经过系统整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和有关部门中，各家收藏有多有少，未听说那一家的收藏是齐全的，使用极为不便。一些前期出版的古籍，大都老化变质，触手纷纷碎落，已不堪用，数以万件计的汉文藏事档案和不少珍贵的稿本，

正在不断散失，急待整理成书。因此，无论从藏学发展和西藏工作的迫切需要考虑，抑或从抢救文化遗产着想，都需要我们自己动手搜集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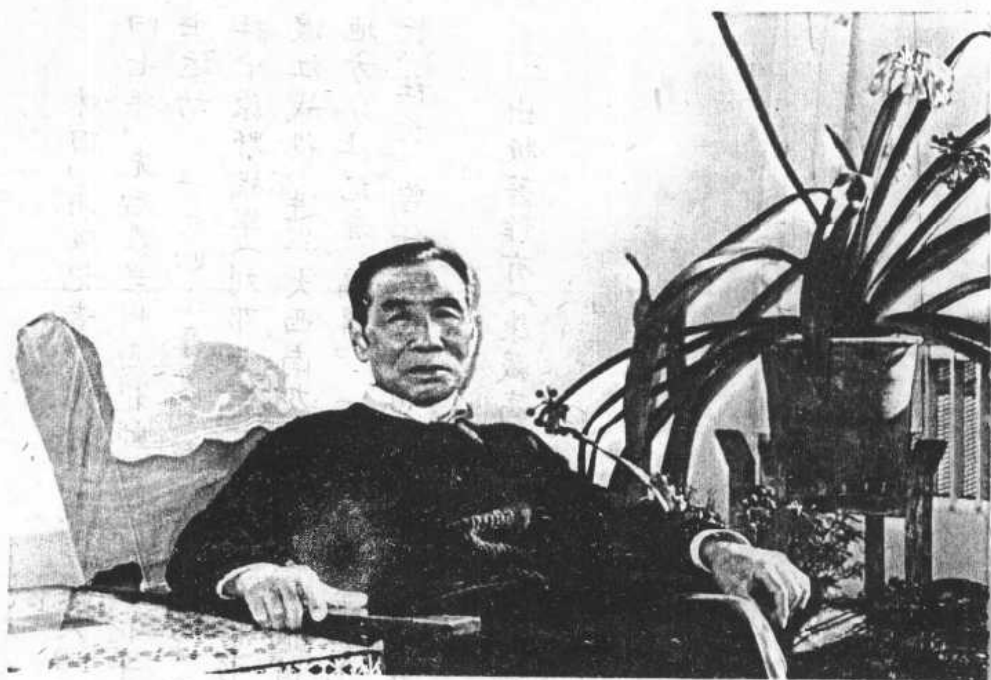
起初，《丛书》的主要服务对象是西藏的藏学研究者和在藏工作人员，现在它已行销全国，跨出国门，走向世界。这对我们是鼓励，也是鞭策，将督促我们把这件事坚持下去，并做得好一点，为国内外藏学界多做些服务工作。近年来，海外对西藏的议论颇多，遗憾的是，有不少说法距离西藏的实际甚远，甚至完全颠倒是非。这些人如能摒弃偏见，认真读一点可信的材料，再实地考察一番，就会对西藏的过去和现在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人类总是在不断进步的，如果我们的丛书有助于海外学者和对西藏感兴趣的人了解西藏，有助于国内外学术交流，有助于藏学的发展和西藏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那将是一大幸事。

《丛书》是一部资料书，编纂这类资料丛书，我们主张力求其全，力

求准确，力求有用。只要是较有史料价值的藏学文献，我们都准备编入《丛书》，为国内外读者提供一部史料较为完备的藏学工具性图书。《丛书》拟收录的文献史料约百种左右，要全书成编，还需要做不少事情，也会遇到种种困难，但我们还是想把这件事做完。

在个别藏学家眼里，整理藏学文献是难入藏学研究之流的，这番话已绕耳数年而不去，可见是决心要影响我们的。但离开文献史料，专家又立足于何地？世上人多，各有所好，我们干上这一行，至今不悔，但不悔，而且郑重表示：我们立志为国内外藏学界当资料员，还要力争做一个合格的资料员。

一九八一年十月一日牛力耕于北京



林田肖像

## 作者小传

林田，高级记者。河北省乐亭县人，一九二四年生。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七年，先后在兰州西北师范学院和北平燕京大学读书，同期参加了学生民主运动。一九四七年夏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一九四八年冬被调到新华社中原野战军（刘邓大军）分社，先任秘书，后任随军记者。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及解放西藏等报道。五十年代以后，历任新华社总社和地方分社记者、编辑。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五年任甘肃分社采编主任、副社长、社长。曾任全国新闻学会理事、甘肃省新闻学会会长。一九八八年离休。

出版著作有《康藏高原散记》、《大军西南行》、《西藏春潮》。

## 序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部日记手稿。它记述的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指战员进军西藏的战斗、生活情景。翻阅这部日记，使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四十多年前的岁月里。

那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英雄的时代。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祖国大陆只有西藏尚待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时美帝国主义就又把侵略的战火烧到了我们东北大门口。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不会再任人宰割了，他们为了和平和安全，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毅然作出了选择：甘愿冒极大的风险和承担巨大的牺牲，派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去抗美援朝。在此前后，我们十八军和一些兄弟部队则在祖国的西部奉命执行着进军西藏、解放西藏人民和大陆最后一块国土、保卫祖国边疆的任务。如果你了解当时的形势，即当时外部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和西藏内部亲帝分离主义势力的活动，你就会理解进军西藏的任务不仅意义重大，而且是刻不容缓

的。而我们十八军的指战员就是在东、西两条战线都吃紧的形势下，在不可能从容准备的情况下，去完成这项任务的。

西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通过康区进入西藏，要跨过地形奇特的横断山脉。在两千多公里的途中，绵亘着重重终年积雪的高山，条条悬崖夹岸的激流，还有人烟稀少的草地，令人窒息的稀薄空气……因此，这条康藏古道，自古以来，就被商旅和兵家视为畏途。我们的部队，当时还只有一些简陋的装备，又主要靠徒步负重跋涉。而且为了不给藏族人民增加负担，供应补给除人背畜驮和就地采购少量粮食外，唯一办法是按毛主席的指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而修路，也主要靠简单工具和手工作业，其艰难困苦是可想而知的。可是我们的指战员硬是凭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凭着对解放西藏人民、保卫祖国边疆这一神圣任务的献身精神，经过一年半的时间，胜利地完成了进军任务。这一切，在这本日记中都有忠实的具体的记载。这是很难能可贵的。当然，由于记者当时是随部队基层采访，因此他只能从一些局部反映这一历史性壮举的过程。但另一方面，正如作者自己所说，他是身临其境并原原本本地记下了战士们在极其困难条件下那种艰苦卓绝的活动

51

和乐观主义精神，记下了他们的欢乐和痛苦，给进军西藏的『小兵』们作了传；同时也记下了沿途藏族劳苦群众当时生活的真实情景，以及他们和解放军指战员在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中建立起来的难舍难分的兄弟情谊。到今天，这些都成了不可再得的珍贵的历史资料了。

记得我和林田同志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进军大西南行将结束的时候。那是我们十八军一五五团（当时我任团长兼政委）沿大渡河南岸追击国民党军宋希廉（川湘鄂绥靖公署中将主任）部，并配合兄弟部队十六军一三九团活捉了宋希廉之后的一天晚上，他从一三九团驻地跑来找我谈这次战斗的经过。给我的印象是，这个新华社二野总分社年轻的随军记者，朴素得象士兵一样。一九五一年春天，我们五二师（我已调到师里）进军到了昌都，并立即开到了昌都以东的达马拉山上，参加筑路，一五五团担负了山顶海拔四一〇五到四九二六公尺一段最艰巨的任务。林田同志从南路一五七团来到昌都后，马上到了一五五团山顶工地。他与营、连干部和战士一起，住帐篷，吃野菜，每天坚持半天采访，半天参加劳动，就这样工作了三个多月，直到工程完成，才和部队一齐下山。当年十月，他又和新华社另一

位记者陈家璘同志随一五五团从师主力右翼北路向西进军。后来我听说，他们在这次艰苦跋涉中，不仅与指战员同甘共苦，还帮助部队基层做了不少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对伟大进军的贡献，远远超过一般记者的作用。我谈这样一些情况，是想说明，没有记者这样对我们人民军队的热爱，这样对人民负责的责任感，以及这样艰苦深入的作风，就不会留下这样一部忠实记录了历史的日记。同时我也在想，今天我们的新闻事业比过去已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的记者队伍，从聪明才智来说，也大大超过了他们的前辈。但如果他们能保持并发扬老一辈记者那种对人民高度负责并甘与『小兵』及劳苦群众打成一片的精神，该有多好啊！

我相信，我们当年参加过进军西藏的老兵一定会喜欢这本书。我也相信，有耐心读完这本书的读者，也不会白费他们的精力。

阴法唐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八日

## 前言

当我抄完这部日记准备复印的时候，心情是很不平静的。我仿佛又回到了我们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的那个年代，仿佛又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一起奋力跋涉在康藏道上。

啊！那个年代，那支最初以老红军为骨干、由豫皖苏人民子弟兵组成的部队（十八军），刚刚结束了从中原到江南、又到大西南的万里转战，就又担当起了挺进高原、解放西藏、卫戍祖国边疆的艰巨任务。漫漫征途，他们越过了横断山脉的重重高山深谷，走过了酷寒缺氧的茫茫雪岭荒原。在气候、道路、供应都十分险劣的条件下负重行军，指战员们克服了多少艰辛困苦，承受了多少自我牺牲，有些年轻的战士，已永远睡在雪山脚下和松林荒草之中了。

啊！那个年代，康藏高原上的藏族劳动人民又是生活在怎样一种原始的凄惨状态之下呀！可是尽管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那样贫乏，他们却豪爽

热情地在物资补给和运输等方面支援了进藏部队。而特别令人难忘的是，那些藏族的老阿爸、老阿妈，竟然能超越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以『可怜天下父母心』的胸怀，来爱护、帮助这支兄弟民族的子弟兵。因为他们知道，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预示着他们新的生活的开始。

在整理这些日记的过程中，我自己也觉得有关战士进军中日常生活的材料太繁杂、琐碎了，多次想删掉一些；但一想到这些材料是当年战士们在极端艰苦条件下的斗争生活的写照，是他们用自己的青春、生命写成的历史的如实记录，就是我——这历史的记录者，也无权随便删改或抹掉这些材料。同时我还想，古今中外，为名人、为将军们立传的人可谓不少，可是谁曾记下无名小兵们的日常生活呢？而这些小兵已不是那种反动统治阶级手中的工具，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效命祖国，为人类正义事业而奋斗的真正的伟大的战士啊！想到这些，我下决心原原本本保留了全部材料，包括那些记述部队一些缺点、问题的部分，只对那些在仓促中记得太凌乱、重复的少数地方，稍加改动了一下。对其他方面的材料，我也采取了同样的原则。因为我觉得，关于那个年代的藏族人民生活情况，进藏部队指战员与沿途群众

（包括头人）的情谊，以及高原春夏秋冬、阴晴雨雪中的壮丽而奇特的景色等等的记载与描述，也许同样会成为再找不到的历史资料了。

可是谁会有兴趣阅读这样一本有着特殊内容而又不那么具有浪漫色调并引人入胜的书呢？这里我只能说，我作为一个人民的记者，已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下余的，由人们自己去选择，由读者去评说吧！

这里还要说明一点具体情况：解放昌都以前，进藏部队分为南北两路。北路是主攻部队，由康定出发经甘孜到达昌都，由五十二师担任；南路是五十三师之一五七团，由康定经雅江至巴塘，并西渡金沙江、澜沧江向北迂回。这一段我是随南路部队活动的。从昌都向西的进军，为便于解决运输和补给问题，除由张国华军长率领的前进指挥部和小部分部队经中路大道至拉萨外，其他战斗部队经南北各路分批西进。这时我又和陈家璠同志（也是新华社记者）一起随五十二师之一五五团走的北路，即由昌都过边坝向西北，经旧三十九族地区之沙丁到达比如宗之扎雪奔卡。这里是怒江最上游的黑河流域，离唐古拉南麓的藏北草原重镇那曲（黑河）已经不远了。部队在此屯粮集草过冬。我和陈又雇藏胞驿马，穿越人烟稀少的牧区和雪山，两人经千里

单独行军至拉萨。由于某些原因我未能随部队领导机关行军采访，这使我对进军西藏全局的了解有很大局限性，但由于在这一个半年头里，我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战士们和藏族群众中间，走的多是更艰险的道路，也就使这本日记记载下了许多不易为人们所知的事情。

林田

一九九一年十月于兰州